

长篇小说

爱情万岁

下

黄晓阳

著

讲述一个女人的苦难爱情，见证一个国家的青春历程

「长篇小说」

爱情万岁 下

黄晓阳 著



重庆科技学院图书馆



1092717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情万岁. 下 / 黄晓阳 著. — 重庆:
重庆出版社, 2012.11

ISBN 978-7-229-05896-8

I. ①爱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69665号

爱情万岁 (下)

AIQING WANSUI (XIA)

黄晓阳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划:  华章同人

出版统筹: 陈建军


特约策划: 欧阳勇富

责任编辑: 舒晓云

营销编辑: 张颖

责任印制: 杨宁

封面设计: 门乃婷工作室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投稿邮箱: bjhztr@vip.163.com

三河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ch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21 字数: 320千

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701 女人的名字，永远是弱者 / 1

不需要语言，她从余珊瑶的泪水中读懂了一切。这泪水是苦的，既是她无边无际的苦，也是周昕若无边无际的苦。方子衿想，她自己的遭遇虽然和余珊瑶不同，情感却是相同的，那种地下河一般蕴藏的苦，也是相同的。最大的苦不在思念，不在铭心刻骨，而是明知没有前途没有希望，却又难以割舍。

702 哥要划着这只船去找你 / 32

哥在这里写下的每一个字上，都有一滴眼泪。哥真的希望这些眼泪能够汇成一条河，一直通向你。那样的话，哥就要造一只小船，哥要划着这只船去找你。妹子，哥这艘船，啥时候才能划进你的港湾呀。

703 你说梦话吧，我是彭陵野的老婆 / 56

胡之彦答应不再动手动脚。他告诉她，那天知道李淑芬去医院闹，他将她痛打了一顿。两人一直闹到现在，天天在打冷战。他不想再这样过下去了，准备去法院和她打脱离。不过，去法院之前，他想和她商量好。那边和李淑芬离婚，这边就和她结婚。

方子衿说，你说梦话吧，我是彭陵野的老婆。

704 想当初，如果嫁给了他会怎样？ / 87

方子衿还想说什么，又觉得所有的语言都苍白。她有资格说吗？如果爱着一个人，那么，就用自己的的一生去默默地爱，这可能是唯一正确的路。当初她如果像陆秋生这样明白这样坚定，自己的人生，或许就不会这

么多波折，就不会这么累吧。和自己比一比，他倒是走得异常清醒明白的一个人。她又一次想起曾多少次在脑子里回转的同一个问题：当初，如果嫁给了他，结果会是怎样？有这一份情，自己一生该知足了吧。

7105 哥，我还愿了，我还愿了 / 123

她疯狂地吻着他，说：“哥，我这一辈子，就为了这一天。让我在你的怀里死去吧。”

他整个人向她压下去，说：“妹子，我就是为了这一天才活着的。”

一切看起来都像是一种仪式，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仪式。在方子衿心里，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付出，也不是一种灵与肉的结合，而是一种奉献。她的生命她的肉体，就是祭坛上的牺牲，为这一天而生为这一天而死，为这一天而永恒。

7106 妈妈一定是念着您的名字死去的 / 168

看着外面的乱劲，白长山的脑中浮动着一一种形象，那些被批斗的人之中，就有方子衿，她的女儿方梦白睁着一双惊恐绝望的眼睛，站在围观的人群之中。他感到异常心痛和无助，身为七尺男儿，却无力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。除了浑浑噩噩地过日子，一封又一封给方子衿写信然后带着绝望等待来自她的消息，没有别的事可做。

7107 情还是空的，债倒是越欠越多 / 216

她以为，只要自己活在世上，白长山对自己的这份情，就会成为永远挣脱不掉的枷锁。如果自己离开了人世，他或许会因此解脱。于是，她让

女儿给他写了那样一封信。没料到的是，他将对自己的感情，全部转投到了女儿身上。这笔情债如此深重，自己拿什么偿还？想想自己这一辈子，全都是为了这段情，才会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磨难。到头来，情还是空的，倒是债越欠越多。

7108 天亮了，拥抱太阳 / 244

女儿的白河之行，揭穿了她维持十年的一个谎言，白长山对她没有丝毫怨言，反而认定这是天赐的幸福。女儿还没从白河回来，白长山的电报就已经先到了。上面只有七个字两个标点符号：“天亮了，拥抱太阳。”

7109 他也不想再争什么，这一生就这样了 / 277

白长山想提前离休的事，她是知道的。对家庭，他已经陷入绝望，对工作，他也是没有了半点兴趣。他在信中说，既然国家有规定，他这种资历的人可以提前离休，而且离休工资丝毫不少，他也不想再争什么了，这一生，就这样结束算了。当时，方子衿还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，现在得知他真的付诸行动，仿佛看到了他那颗死灰一般的心。她的心仿佛被一根绳子套着，那根绳子猛地搅动起来，将她越套越紧，有节奏的阵痛，令她几乎虚脱。

7110 爱情，从一条狭小的缝隙迅速流走了 / 309

阿婆接过钱，从菜摊下拿出一只篮子，在里面翻零钱。趁着阿婆找钱的机会，白长山故意弓着身子，趁着阿婆被钱篮阻挡视线，以极快的手法，从菜摊上抓了两棵小白菜，放进自己的菜篮中。方子衿看到了，抬眼去看白长山的脸，白长山也正好转头看她，并且得意地冲她眨了眨眼睛。

101 女人的名字， 永远是弱者

汽车爬行着。天是水洗一般的湛蓝，白色的云朵挂在遥远的天空之中，像是贴上去的，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。不知是不是进入山区的缘故，车上的人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头晕、恶心症状。

得知进入灵远县境内，医疗队队长李淑芬兴奋起来，双手支撑着椅子，让肥肿的身躯站起来，大声地宣布，我们要唱着歌进入目的地。现在，大家听我指挥，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预备——起。所有队员跟着唱起来。李淑芬挥舞着那双粗大的手臂，如同两道山棱在那里舞动。随着她运动的节律，胸前波涛滚滚，长江黄河开始了对唱。时隔不久，她撑不下去了，开始呕吐，吐过之后坐在位子上，整个人像一台庞大的风箱，胸前的两座山急剧地起伏着，一种特别的声音从喉咙里呼出，似乎喉咙就是一个风门，风从那里经过时，将什么东西刮得轰鸣。副队长颜青山说，这里海拔一千多米，氧气相对稀薄，刚才大家唱歌，耗氧量太大了，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缺氧症状。大家都别动，静静地吐纳一下就没事了。

方子衿暗想，这才多高，就缺氧缺得这么严重了？说到底，还是这几年吃不饱饭，身体差下来了。

1958年的“大跃进”大食堂，大炼钢铁，庄稼地荒芜了，到处歉收。

到了第二年，青苗还长在地里，饿极了的人民公社社员们，一边干活一边往嘴里填，捞到什么填什么，只要不吃坏肚子。恰在此时，兄弟国家反目成仇，中央政府将牙一咬：还债。整列车的牲口、粮食，轰隆隆运去苏联，中国人自己，只剩下树根草皮了。老百姓肚子空的，草根树皮吃光了，开始吃观音泥。吃草皮树根得浮肿病，双腿肿得像水桶。吃观音泥拉不出大便，用手指往外抠用竹签往外扒，还是弄不出来，只好躺着等死了。人民政府当然不能不管这些事，组织了医疗队下乡。全省被划分为许多个小组，西部的县市分给了医学院以及附属医院，李淑芬当上了医疗队的队长。按照规定，方子衿家里有一个三岁多的孩子没有人照顾，不应该列入医疗队。可公布名单的时候却有她。吴丽敏说，这都是李淑芬搞的鬼，叫方子衿去找学院领导谈一谈。方子衿先后去找了系里和学院，他们都说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恰在此时，白长山来信说，分居三年期满，法院庭审他的离婚案时，王玉菊拿出了方子衿写给他的信件，说明他之所以离婚，是因为第三者插足。法院支持了王玉菊，不准离婚。几年来，方子衿的希望像一只飘在空中的风筝，被一根长长的线系着，飘向美丽的蓝天。她以为只要自己执著，就一定能得到人生美景。这封信就像一把无形的刀子，无情地斩断了牵扯她的那根线，她永远地失去了依凭，失去了方向，再一次陷进了浓厚的乌云之中，在疾风骤雨的摧残下挣扎，上不着天，下不沾地。去吧去吧。她感觉到在遥远的某处，一个声音固执地轻轻回响着，充满了磁性，类似于催眠。她隐约有一种预感，这个声音是她生命中的另一根线。她想将这根线抓住。她对自己说，如果没有一根线牵着，她会滑向无底的深渊。

汽车到达灵远县城已是黄昏时分，方子衿老远看到彭陵野站在县政府门口，一次又一次地看表。那一瞬间，她的心疾跳了几下。难道冥冥中的声音来自他的召唤？他毕业已经几年了，给她写过无数的信，开始，她还给他回信，劝他不要将时间和情感无谓地浪费在她的身上，因为这根本不现实。没想到，他的信越来越热情，越来越执著。后来，她干脆不再拆他的信，过一段时间，将他所有的来信装在一个大信封里，退还给他。即使

如此，仍然无法阻断他的邮路，他的信执拗地飞向她。

这次医疗队的名单，早已经下达给县卫生局了，彭陵野一定是受命在这里等他们。颜青山认出了彭陵野，对方子衿说，子衿，那不是你的学生彭陵野吗？方子衿无动于衷地说了声是吗？又故作姿态地向窗外望了一眼，说，是他，他是县卫生局的干事。

汽车在哨兵前面停下来，哨兵要查他们的证件，彭陵野已经探过头来，认出了坐在第一排的李淑芬，对哨兵说，他们是省里来的医疗队，说着拉开车门跨上车，见谁就叫老师，唯独没有叫方子衿，却坐到了她的身边。方子衿不太愿意，却也不好拒绝，向旁边移了移身子。彭陵野也是够大胆，坐下来的同时，悄悄地握住了她的手。她一阵心慌，将手抽了出来。彭陵野的手动了一下，再一次抓住了她。她挣扎着要抽出来。他已经有了准备，握得非常紧。她不好动作太大，只好任他握着。

一位副县长带着卫生局的局长、四名副局长以及其他一些不知什么身份的人等在政府食堂门口，列队欢迎他们。汽车停下来，彭陵野用力握了一下方子衿的手，提前站起来，第一个下车，替李淑芬拉开车门。李淑芬跨下车后，其他人跟着下车。副县长和他们握手，领着他们进入食堂。食堂里摆了很多桌子，似乎长久没人打理，显得破败落寞，上面积下来的剩饭剩菜早已经干了。其中的三张桌子铺着白色台布，上面摆着碗碟。看看这些碗碟，就知道它们历经沧桑，几乎没有一只完整的，不是缺了口就是裂了缝。这所有一切，都在诉说着那个大食堂时代之后的无边饥荒。

三张桌子坐得满满的。端上来的菜丰盛得令人惊讶，在这个全国上下以瓜菜代主食的年代，迎接医疗队的餐桌上竟然有牛羊肉和鱼，还有酒。如果不是那些破碗以及南瓜饭，仅仅只看桌上那三大盆鱼肉，还以为自从一九五八年之后，真的进入了共产主义时代。

饥荒年代难得一次的口腹之乐结束，彭陵野送医疗队到县医院下榻。战争年代这里曾是野战医院，虽然简陋，房子还算多。房子是彭陵野安排的，每个人一间宿舍。方子衿的一间在最里面，如果从正门进去，到她的宿舍，需要走过其他人的门前。不过，侧面有一条荒芜的小道，被杂生的野草掩盖着。彭陵野大概是计划着将这条小道再踩出来，才作了这样的安排。

彭陵野心细，在方子衿的宿舍里放上了一大束野花。这束花使得这间简陋的宿舍有了一种淡淡的温馨。方子衿的心中开始弥漫野花的芳香，很清雅，很醉人。她有一种冲动，想扑过去将那束花捧起来，放在自己的鼻子下闻一闻，让心中的芳香更加荡漾，更加浓郁。她竭力抑制着这一念头，仅仅是向那束花轻轻一瞥，然后开始清理自己的东西。

他不甘心，走到那束花前，双手捧起来，对她说，怎么样？方子衿淡淡地扫了一眼，说很好。他说知道你要来，我今天上山去给你采的。见她只是低头清理自己的东西，他心中闪过一丝阴云。他说，这里是山区，进入秋天以后温度下降很快，白天和晚上的温差变化很大。虽然才十月份，就已经是树枯草黄，难见一点绿色了。采这些花可不容易，跑了好多山头，才弄了这么多。

方子衿把女儿的相片拿出来，摆在被子上。她说，你何苦？这都没有意义。

彭陵野将那束花捧起来，送到她的面前说，我现在正式向你求婚。方子衿摆着手说，你别吓我，我怕听到这个词。彭陵野说，你来到灵远，想跑也跑不了，你还是答应我吧。方子衿说，我不答应，难道你抢不成？彭陵野说，你别忘了，我是土家族，我们有抢婚的习俗。方子衿暗吃了一惊，说从来没有听说过。彭陵野介绍说，南方的少数民族风俗中保护求偶的主动权，男方如果非常爱一个女人，而对方又不肯答应，他可以趁着女方在地里劳动或者外出的时候，强行将女人抢回家，第二天再去女家正式提亲。方子衿说你骗我呢，不要以为我没听说过抢婚。人家抢婚通常都是女方愿意而女方家长不愿意。彭陵野说，很多少数民族都有抢婚的习俗，像羌族、傣族、阿昌族、苗族以及土家族，甚至印度、缅甸等国也有这种风俗。抢婚的动因有好多种，女方同意而家长不同意，只是动因之一。女方家长希望亲友知道自己的女儿有人抢，会暗示甚至明示男方抢婚。男方爱得发狂而女方却在犹豫，也会发生抢婚。这种情况，男方会在第二天故意给女方留一个机会，让她逃走。她如果不逃，那就说明愿意了。

方子衿突然意识到，他这是在暗示自己，如果不答应，他就会抢婚。她说，你趁早别动这种念头，我是你的老师，你也可以把我当成你的朋友。

友。如果你真那样干，那我们之间，什么都没有了。

彭陵野想继续这个话题，可医疗队有人在外面大声叫，方老师，你快去看看李队长。方子衿跑出门，问那个同事怎么回事。同事说他去上厕所，听到女厕所有异样的声音，问了一句，才知道是李淑芬。方子衿初到这里，还没上过厕所，问清厕所的方位，迅速跑过去。所谓厕所，其实只是一些砖头和石块垒成的棚子，上面盖着一些茅草，门口挂一个破旧的草帘子。人还没有进去，老远就有一股恶臭飘来。

每次下乡，方子衿最怕的是上厕所。现在事态紧急，她顾不了许多，猛地吸了一口气，使劲地憋着，掀开帘子钻了进去。厕所的空间很小，仅仅只有一个蹲坑，还不是水泥的，而是在泥土上面挖一个窄窄的斜坑，斜坑的两边填两块石头。斜坑里面堆满了黑黑黄黄的东西，散发着恶臭。李淑芬肥大的身躯歪靠在一面墙上，裤子掉在脚背上，外裤和内裤上面粘了很多稀黄的液状物。她的身子扭曲着，一种痛苦而又压抑的声音从她的嘴里发出来，滞重而又沉闷。

方子衿原想进来后将她弄出去再说，一见她裤子上粘着的那些东西，才惊觉不能就这样弄走。叫男人来也不行，她的裤子没穿上呢。管不了许多，她先将李淑芬的裤子拉起来，没法考虑她衣服上身上以及自己手上的脏物了。刚刚直起身子，正准备出去叫人将她弄回宿舍，自己的肚子呱呱大叫起来，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搅动一般。那一瞬间，她明白李淑芬的病因在于多吃了荤食。方子衿不记得多长时间没有沾过荤了，别说是沾荤，就是素油也很长时间没有吃到。李淑芬的情况比她更糟，胡之彦判刑之前，她已经有了三个孩子。胡之彦入狱，全部经济负担都压在了她一个人身上，还得挤出点钱给胡之彦的父母。一年多前，胡之彦出狱了，开始半年安排在街道工厂当工人，一个月才十八块钱。不久她又添了第四个孩子。家里油水之寡，可想而知。上个月，听说是文大姐帮了忙，把他调进了宁昌的一家国营大厂，还恢复了他的行政级别。收入是高了些，可又遇到这次大饥荒。胖人都能吃，今天晚上她敞开肚皮猛吃一气，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胃是否受得了。

等了一阵，腹部的痛感稍减，方子衿走出去叫人，才知道整个医疗

队无一幸免，此时全都出了状况。好在有彭陵野这个正常的人，进入女厕所，将李淑芬抱回房间。方子衿和其他人一起打开药箱，先往自己口里塞了两颗土霉素，然后才来到李淑芬的宿舍，喂她吃过药，再张罗为她洗身子。

方子衿在澡盆里放了大半盆水，然后扶起李淑芬，动手脱她的衣服。

李淑芬冷冷地说，你不用做这些，我不会改变啥的。

方子衿猛地愣了一下，手上的动作停了，很想转过头看看她的脸。她的那张脸，自己太熟悉了，熟悉到了陌生的程度。方子衿忍住了要看李淑芬的念头，继续脱她的裤子。大概闻臭的时间长了，鼻子有了承受力，竟然不觉得那么臭了，倒是李淑芬那副身躯让她觉得恶心。她的乳房完全下垂了，像两张烧饼贴在胸前。胸部之下，肚皮开始迅速突起，站着的时候是浑圆浑圆的，一旦蹲下，就变成了一圈一圈的，像围着一些肉圈。两条大腿就像两只象腿，腿上的肉松松垮垮，加上浮肿，更是大得夸张，用手指在腿上按一下，一个圆圆的洞，半天起不来。方子衿想，如果自己的身子变成了这样，会令自己都厌恶的，那真的生不如死。

李淑芬说，你知道你把我害得有多惨吗？如果不是你，我早就十四级，是高干了。可事实上，我到现在还是行政十七级，是个副处。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

方子衿觉得好笑，她是否正厅，与自己有什么关系。要怪只怪她找了个“好”老公。想一想，苦的显然不是自己一个人。人的痛苦来自欲望，她的欲望是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有爱自己的丈夫。李淑芬的欲望是能当上高官。

第二天，医疗队开始看病。与她前一次参加医疗队的情况恰恰相反，妇科门前几乎见不到人，连孕妇都难以见到一个。县医院只有一名妇科医生，原在津口当医生，被打成右派，回到了灵远。第一批摘帽的时候，她也在之列，县里安排她进了医院，不算干部编制，以工代干。她对方子衿说，都是苏修害的，大家都没饭吃，饿着肚子没劲，晚上也不干那事了。所以，怀孕的少了，妇科病也少了。

方子衿坐在诊室里无聊，干脆去别的科室瞎转。最繁忙的是内科，那里挤满了人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是菜色，像发过的面一般，比平常人大

一号甚至几号。有些人的皮肤已经变成了黄色，像晚期的黄疸病人。很多病人已经无力行走，是被人抬着送来的。有病人家属见方子衿穿着白大褂，知道她是医生，求她看看自己的妻子，几乎要跪下来求她。她不忍心，过去看看。

女人躺在一块门板上，上面盖一床破被子，脸看上去像是一只白色南瓜，圆圆的，胀胀的。女人已经昏迷了，深凹的眼睛紧闭着，成了一条缝，感觉不到胸脯的起伏。方子衿伸手按了按女人的脸，按一处，立即呈现一个凹洞，很长时间起不来。这张脸仿佛已经不是脸而是一团面，按哪里哪里就凹陷下去。她揭开被子，查看女人的肚子。肚子鼓胀成了一个圆球。全身只有这一处的皮肤异常光滑，像是一只充满气的气球，泛着青光。也只有这一处按下去不会出现凹陷。她拿了一下女人的脉，脉象极弱，生命像彗星闪过之后留下的余光，顽强地挣扎着不肯消失。

方子衿离开病人，走进诊室。颜青山正在看一个浮肿病人。病人说，医生，你看看我的脚，说着自己动手，在腿上按一下，又一下，再一下。他的手指就像一双走在沼泽地里的脚，往前踏一步，那里就留下一个深坑。脚抽起来了，坑还在，四周的淤泥缓慢地蠕动，久久无法将那个足印抹平。颜青山看多了这种病例，无动于衷，对病人说，行了，行了。转过头看到方子衿，问她，你有事？方子衿说，外面有个病人需要急救，不然可能有生命危险。颜青山不满地看了她一眼，不太情愿地站起来。方子衿以为他会和自己一起去外面看病人，结果却错了。他把她拉到一旁，对她说，不是我不治，我也没办法。你看吧，这么多人得的是同一种病，饿的。我们有办法？无论开么药方，去了药房，回复只有一个：没有。方子衿暗自一惊，问，连最普通的药也没有？颜青山说，不是没有，而是被严格控制。方子衿说，那么办？难道眼睁睁看着病人死去？颜青山苦笑说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。

她的心猛地一紧。当初自己立志学医，不就是要救死扶伤？现在呢？一瓶葡萄糖就可能救活一条命，对于医生来说，没有比这更简单的救命方法了，可她却什么都不能做。那种无助的感觉，就像当初听到父母死去的消息，想抓住什么面前却只有空气一样。她想哭，整个人仿佛在酸液里浸泡着，浑身酸得发软，就是没有泪流出来。

颜青山问她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她突然变得有点恶毒，把那个右派医生的话搬了出来。她看了一眼走道上那些只剩下半条命的人，说，你看看这些人就清楚了，他们连命都快没有了，哪还有劲做那些事？也许陈大组长可以向省报发一条新闻，医疗队进驻灵远，妇科病发病率下降百分之七十。颜青山瞪了她一眼说，你少说这些话，当心给人家抓辫子。方子衿想说，抓么辫子？给我划右派不成？想想还是忍住了，转了语气说，她想上山去采些草药，回来煮些药汤给病人喝。

当天，方子衿上山了。在山上采些提神补气、强精固本的草药，拿回医院，叮嘱两名护士在医院门口架起锅熬药，所有到医院看病的人，免费喝上一碗。院长王文胜要派一个职工和方子衿一起上山，被她拒绝了。

第五次上山的时候，出事了。那时，太阳正斜斜地照在山涧里，看上去有些萎靡不振。山上的树瑟瑟地哆嗦着，树叶一片片地耷拉着，懒散地随风摆舞，枯草整齐地跳着圆舞曲，音调有些凄迷。方子衿恰好找到一大块黄芪，正在费劲地挖着。有几个男人悄悄地靠过来，她意识到危险时，那些人已经离她只有两三米远。

她霍地站起来，大声斥问他们想做什么。那一瞬间，她想到了差不多十年前的那次经历，心中顿时升起莫大的恐惧。她真的想学余珊瑶，表现得坚强一些。可她办不到，意识到这些人可能对自己不利时，她浑身发软，没有跑动的力气，更没有逃走的空间。那几个人已经将她逃走的最后一丝希望堵死了。

几个男人抓住她，不知从哪里拿出一大块红布，将她紧紧地裹了，扛在肩上往山下走。她的身子被裹着，不能动弹，头部却是露在外面的，可以看清自己经过的每一棵树，也可以看清那几个男人的脸。那是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，脸上没有多少邪气恶气，倒像是很严肃很虔诚却又充满幸福地做着一件事。她大声喊叫，希望引起旁人注意，希望有人来救自己。几个男人轮换着扛她，兀自向山下疾走。

随后方子衿冷静下来。她开始意识到，这样喊根本没用，这里原本人少，自己身在山中，更是难以见到一个人。就算自己喊声再大，能听到的也就是山中的树山中的鸟。她注意观察他们走过的路，正是通往县城的。

她想，自己要留着劲，等遇到人的时候再喊。

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在山上放牛的汉子。看到那个人时，方子衿大声地呼救。那个男子竟然只是站在那里，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们，他那看热闹的笑容令方子衿愤怒和绝望。她真的想对着他的脸大大地啐上一口，并且大骂几声。往前走了一段时间，前面有一群赶场的人，男男女女一大群人说笑笑地迎面而来，方子衿以为绑自己的人会躲。非常奇怪的是，他们竟也迎着那群人而去。方子衿大声地喊叫说同志快救我，我被这些人绑架了。奇怪的是那些人视若无睹，甚至指指点点，哈哈大笑。

方子衿悲叹，人们何以如此冷漠？

接近县城，看到面前那一片独特的房屋时，方子衿彻底明白了。

方子衿对县城不熟悉，却也知道这里是县城的边缘，紧靠着一座她叫不出名的山。那片房子依山而筑，层层叠叠，是由大块的石块垒成的。为了使得山坡形成一个平面，下面用石块砌成吊楼状，上面才是正室。这是典型少数民族建筑，方子衿曾听彭陵野说过，这种房子，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民居的主要特点，所不同的是，吊楼下面的柱子，有的是用石砌成，有的是用竹撑着。接近县城时，方子衿也就冷静下来，仔细一想，便将这一切同彭陵野联系上了。他做了，他还是做了。明白这一点，她紧张的心定了下来，同时又陷入另一种困境：怎么办？

前几天还只是听说抢婚，没料到抢婚真实地发生在自己的身上，她的脑子一片空白。

那些人将她送进了一间大屋，屋里有许多个房间，她被扛进了最大的一间，里面摆了一张很大的雕花木床，床上有整洁崭新的被褥。他们将她放在床上，替她解开了缠在身上的红布，对她说，你好好呆着，别想逃，你逃不走的。她想，我既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为什么要跑？我倒要看看，他怎么来见我。

她坐在床上，等待甚至还有点期待。

门终于被推开了，她甚至都不用转过身，就知道是他来了。她说，我那些草药你怎么处理了？彭陵野有些惊讶有些诚惶诚恐，心里早已经做好

了最坏的准备，见她不向自己兴师问罪，开口只是关心自己挖的那些药，那张还带点孩子气的脸就像慢镜头中绽开的菊花。他说已经叫人送到医院去了，抢婚的事也跟医疗队说了。提到抢婚这个词，方子衿气不打一处来。她猛地转过身，对他说，你还有脸跟我提抢婚？彭陵野说，我这都是被你逼的。方子衿质问说，我么样逼你了？我哪里逼？是你在逼我。彭陵野不语，站在那里，双手耷拉在腰间，头微微低着，看上去像是一个做错了事等待处罚的小学生。方子衿说了很多话，发了一大通脾气，彭陵野始终像个受训的学生一样站在她的面前，一句话都不说。方子衿知道多说没用，语气一转说，我不说了，说么事都没用了，你送我回去。彭陵野还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也不表态。

方子衿越想越觉得伤心。自己这一生，怎么就如此多磨难？厄运一桩接着一桩，连个喘气的机会都没有。好不容易和赵文恭离婚了，原以为和白长山这段情有个交代了，却不料法院的一纸判决彻底粉碎了她的梦。梦碎了也就碎了，往后和女儿梦白好好地过日子吧。岂料命运将她送到了这个地方，送到了彭陵野身边。抢婚对于土家人来说是风俗，可对于汉人是什么？自己被自己的学生抢婚了，这事在学校里传开，人家会怎样看她？她哭起来，说方二拐子谈不得那些人欺负我，胡之彦欺负我，我没想到，你彭陵野也欺负我。我恨的人欺负我倒也罢了，你是我的学生，你竟然也这样。那一瞬间，这些年所受的一切委屈，全都涌上心头。她绝望了，觉得自己即使再坚强地挣扎下去，也不可能会有好日子，只可能会有更多的磨难。不，她受够了，她的内心，无力承受哪怕再多一点的打击。

瞬息之间，她有了逃避的念头。她霍地站起来，向后面的窗口冲过去。她决定从那里跳下去，彻底结束所有一切。彭陵野在最后一瞬间发现了她的企图。他猛扑过去，在她推开窗子正准备往上面爬的时候，从背后抱住她。她用尽力气挣扎着。那时她真的想就这么跳下去，同这个苦难的日子做个了断。人生太难了，一切身不由己，就连选择死亡，也由不得她。彭陵野说，你真的想死？那我也不活了，我和你一起去死。说着，彭陵野抱着她往窗台上爬。

方子衿见他这样，吓坏了，又抱着他往下拖。他说，他是真心爱她，



他苦等了她几年，发誓非她不娶。她突然来这里巡回医疗，他将此看成是命运给他的机会，所以他不顾一切。既然她宁可死也不嫁给他，他活在这个世上也没什么意思，不如和她一起死了。他说知道她活在这个世上不容易，如果能让她死的时候不孤单，也算是得偿所愿了。

他的话像大炮一样轰击着她，她心中坚固的城池，在他猛烈的炮击中摇摇欲坠。她还想坚持，还想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将抵抗进行到底。她的语气已经透露了她斗志的丧失。她说你别这样，有话好好说行不？他说我要说的话都说了，你既然不肯嫁给我，我活着也没意思。我已经想得很清楚，我不会再拦你，你现在就可以走。方子衿听出了这句话的潜台词，她哪里敢走？如果自己这样一走了之，他真的自杀，自己岂不是要遗恨终生？经历了那么多曲折磨难，有一个肯为自己去死的男人陪伴，还有什么遗憾的？她的心在融化，坚冰破裂的声音震耳欲聋。

差不多一晚上没睡觉，第二天醒来时，接近中午了。看一看身边，床空着一大块，顿时有一种梦一般的怅然，有一种梦醒后的失落。怎么办？走还是留？如果现在离开，代表她拒绝了他的抢婚，哪怕彼此间已经有了那个浓情酣畅的晚上。这个空间，或许是他有意给自己留下的？做女人做了三十年，第一次有了女人的感觉，那一切令她留恋不舍。走和留，对于她都是艰难的选择。

有人敲门，她以为是彭陵野回来了，迅速坐起来，发现自己身上一丝不挂。她将被子往上拉了拉，盖在胸前，才问了一句是谁。门外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，请她起床吃饭。她慌忙掀开被子，抓过衣服往身上穿。推门出去时，有两个穿民族服装的妇女等在门口，一个妇女手中端着一盆水，另一个妇女手中拿着毛巾。她往门边让了一下，两个妇女跨进来，将水盆放在房间里。按照土家族风俗，新姑娘出嫁的前三天要哭嫁，新姑娘见着谁就要哭谁，见到少女时的朋友要抱头痛哭，表明难分难舍。见到过去的仇人也要哭，表明自己成为新人了，过去的仇消失了。见到媒人，就不是一般的哭，而是一边哭一边骂，自然是骂媒人狠心，将自己牵线牵离了娘家，断了自己的母女亲情。最后一晚，是哭嫁的重头戏，这一家的所有女人全都围在新姑娘的闺房里，最权威的是奶奶，其次是妈妈，她们身边围